



解玺璋——著

张恨水传

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恨水传

解玺璋——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恨水传 / 解玺璋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02-1728-3

I. ①张… II. ①解…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6945 号

北京市 2017 年度重点图书选题出版扶持项目

张恨水传

ZHANGHENSUI ZHUAN

解玺璋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0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02-1728-3
定价 5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解玺璋

祖籍山东，北京人氏，工人出身，恢复高考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自1983年以来，一直供职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曾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书香专刊、文化导刊以及《北京日报》文艺周刊担任编辑和主编多年，2004年10月至2008年初任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北京日报》高级编辑，现已退休。编报、编书三十余年，写过电影、戏剧、文学、电视剧评论千余篇，杂文、随笔数百篇，文化批评专论数十篇，计有数百万字，曾出版《喧嚣与寂寞》《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一个人的阅读史》《梁启超传》《五味书》《说影》《君主立宪之殇》等多种专著。

责任编辑 韩晓征

封面题字 黄集伟

照片提供 张 正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印制 金 易

序

谈《张恨水传》

孙 郁

民国的报人是有趣的群落，那些形形色色的新闻人，今人未必能解其真态。而我们真正了解民国史，这是不能不关顾的部分。我的老友解玺璋留意报人历史久矣，于此有着我们同代人没有的体验。《张恨水传》凝聚了他很多的心血，在我看来是打开了一扇进入历史的大门，也有着教科书所没有的风景。叙述报人的生平，牵连着旧时光里的诸多神经，经由个体的丰富存在，可以看出被遮蔽的历史的另外一隅。阅读此书，我的一些认知视角因之而发生变化，这是仅仅以文学史的角度和新闻史的角度治学的人所没有的另类书写。

与一般记者出身的人不同，解玺璋总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出其不意的文字。他有着来自实践的经验，那些感受撕碎了既成的概念，自然和学院派不在一个逻辑的套路里。过去我们讨论现代知识人的生活，往往留意象牙塔里的文人，那些介于知识精英与大众间的报人、出版家的言与行，被弱化的时候居多。这些人在文化史里承担着特殊的使命，提供的话题有书斋里没有的精神的复杂性。以象牙塔的方式想象历史，总会遗漏一些存在，解玺璋的劳作，其实是想颠覆

一般文学史家和新闻史家的单一思维的。

面对张恨水这样的历史人物，解玺璋要做的不仅是还原人物的生存场域，还有对于远去的时代的注解。这就有了多维的空间，书中流溢出不同的声色，可以驻足深思的地方甚多。世人对张恨水的印象是个多产的小说家，其作品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解玺璋不仅还原了小说家的风采，更关注的是报人的人生。从新闻工作者的沧桑里看一个时代变迁的历史，留下的不仅是民国文化的蛛丝马迹，还看出政治之影何以在一个时代里搅动了读者的心绪，我们后来文化转变的内因外果，在本书中都被做了有趣的说明。

张恨水是个可以不断被叙述的多色调的报人。他的作品在民间的反应之强，能够从彼时的读者群之众看出一二，报业的空间拓展也留下了令人思考的话题。“五四”以后，对于逐渐开始的历史，亲历者的叙述往往以遗漏的方式显示自己强调的价值的重要，许多不关涉派系价值的群落渐渐成为被忽略的存在。新文学史的作者对于旧派小说家的漠视，多少说明了这一点。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五四”新文学是具有先锋意味的存在，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我们看最初的新文学史，是不太描述“五四”新文化参与者之外的作家群落的。张恨水这类作家曾被列入落伍的行列，原因是与鸳鸯蝴蝶派渊源甚深。其实通俗小说家有许多学问很好，包天笑、周瘦鹃都是不错的翻译家，张爱玲小说底色也从那个群落里来，市井里的多样韵致飘着人性的气息，反射着世间明暗的一部分。贴着市井写作，其好处是身临其境，有反观自身的镜像意味，读者觉得与自己不隔。弊端是不能有佛眼一般的穿透力，目光有时在风景的内边里，扁平的图像多多，这是周作人、茅盾那些新文学家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们细看张恨水的书，情况也非新文学倡导者描绘的那么简单，他的

讽刺风格，都市与乡村景致，自有别人没有的妙处，有的甚至有与左翼作家相近的效应。那些非意识形态的语言背后的民间是非原则和情绪，更带有本真意味，为一般大众所欣然接受。这是精英文人办不到的事情，更让人有一种亲近之感。早期新文学没有很好整合这种经验，后来出现的赵树理、孙犁这些作家渐渐意识到了此点，但因为左翼话语的巨大的覆盖性，人们反而不太聚焦类似的存在了。

我看这一本书，喜欢作者史家笔法后的济世情怀，文人趣味是被节制的，我们的作者的理性深藏其间，不是为了传记而传记，文字背后的存在大于人物本身，甚至是一种跨时代的思考与追问。文化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应有自己生长的空间。作者努力克服自己的知识局限与趣味局限，对于不同类型的人与事，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和宽容，而面对窄化思想空间的民国政治生态的描述，带有学术意味的沉思。众多感性的画面，无数琐碎的生活片段，都无法遮拦作者的穿越时代的思考。这追思之迹编织出历史的魔幻般的图景，流出我们未曾见到的精神河流，它冲刷着我们的灵魂，感到了一个消失的存在留下的余温。

因了自己也是记者出身，作者对民国报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环境、文章之道有别人少有的敏感，新闻生产复杂程序中牵涉的时代花絮也联翩而至。故事性、思想性和深藏的诗性，引读者行走在颠簸的旧路，看云起云落的日子。其间不乏会心之语，浩瀚资料里提炼出的细节，过目不忘者殊多。笔触停止的地方，意犹未尽之音散出，拽我们到历史的深处拷问那些隐秘的存在。传记作品做到了此点，自然有别人所没有的分量。我们的作者的文本后的用意，细细品尝还是可以体察到的。

新文化运动以前，文坛是通俗作家的天下，百姓对于章回小说、

都市言情作品颇为欢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不满意于大众化里的俗气，要在文本里植进自己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借诗文而来，遂有了不凡气象。但大众喜欢的通俗文学不是这样，超脱于意识形态的社会风景里的恩怨情仇，才有人间的本色。所以，尽管新文学轰轰烈烈，而大众化的通俗文学依然颇有市场，那些市井里的风声雨声，传递的消遣之味外，亦有凡俗间悟道者的性灵。百姓于此所获，当比先锋文人诗文不差的。

以张恨水为例，可以体察报人的许多甘苦。为大众写作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那些文本的背后的忧世之思，其实有着传统文人的情怀。解玺璋强调张恨水的报人价值，也就将其精神品位放置于知识人批判性的层面，说是为其翻案也并非不对。报人与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的社会属性何在，书中都有所交代。而只有理解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才能知晓作为通俗小说家的张恨水的意义，这是解玺璋给我们的一个惊奇，而他在书中隐含的情感内在性的东西，因了自己的叙述的对象特殊性，而有了特别的意味。

报人的民间性与通俗小说的世俗性，保存了与底层人对话的广阔空间。其思想的飘忽也非浅薄，而审美的通俗亦有奇处。作者发现民国报人偏于左倾的时候居多，那些报人笔下的作品自然也多了批判的意义。精英文人的价值是思想的越界性，但他们可能因为过度的排他意识也导致精神的狭窄化。无党派报人和通俗文学有时流于清浅，但那包容性和世俗性避免了思维的极端走向。可惜我们过去很少这样地思考问题。解玺璋注意到报人文本的价值，看到了张恨水写作的特殊意义，对民间知识群落有中肯的评价。他解析文本，看重的是内蕴的丰富与否，这些在先锋文人看似陈旧的存在，在其

眼中却是人性常恒的闪光。它消解了某些功利之用，衣食住行中，百姓之道存焉。只有了解大众文化史的人，方能深悟此道。

二十多年前，我与解玺璋在同一个报社里工作，我们的单位的前身恰是张恨水工作过的《新民报》。报社的资料库有许多民国报刊的资料，张恨水的旧书亦有多种。那时候常翻这些资料的只有李辉、解玺璋等少数人，他们留意历史的枝枝叶叶，遂有了不少的收获。解玺璋早年喜欢梁启超，后来关注张恨水，这里未尝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即借助历史里被湮灭的遗存，寻找知识阶级曾有的亮度。这些遗存不仅在一般的左翼文人那里被遗忘，连“五四”后的一般自由主义文人也渐渐远离他们。但在解玺璋看来，这些被精英文人漠视的报人、作家，并非没有温度和智性的旧式才子，而是中国文化里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在单一文化逻辑的背后拥有着生命的厚度和精神的宽度，而社会生态离开这样的存在会出现精神的偏执。恰是这样的人与文，填补了世俗社会精神空白。那个广阔的存在具有精神的各种可能，一一消失的这个空间，带来的问题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我印象里的解玺璋是一个峻急、果敢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家，他有许多风暴般的走笔，精神在紧张里流溢着奇妙的光泽。但他自己研究的对象，却是另一种非激进的人物和历史，这使他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弹性。自己没有湮没在自造的精神之影里，在不同于己身的时空里，其思想得以不断生长，而写作的意义，也随之凸显出来。

读过了《张恨水传》，不仅发现了传主的曲折的人生轨迹，对我而言，重要的是窥见了解玺璋内心隐含最深的部分，那是他对于自己旧梦的一种代偿。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我觉得会有许多人喜爱这本书，它的价值，将在今后日趋明显地显示出来。今天的书

籍没有灵魂者多多，独创性的书写便显得难能可贵。作为作者的老友，能为本书写点什么，真的与有荣焉。

2017 年 11 月 4 日

目录

序 001

绪论 001

零壹 家世 017

零贰 早教 032

零叁 求学 047

零肆 漂泊 066

零伍 生计 084

零陆 圈子 105

零柒 婚姻 122

零捌	报人（上）	143
零玖	成名	176
壹拾	帽子	205
拾壹	平居	239
拾贰	雅趣	260
拾叁	弯弓	292
拾肆	西游	315
拾伍	南迁	337
拾陆	报人（中）	366
拾柒	山居	441
拾捌	报人（下）	468
拾玖	横祸	508
贰拾	晚景	531

绪论

张恨水是民国产量最高的作家。他一生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超过了一百部，多达两千万字以上，诗词、散文、杂文、时评也有一千余万字。他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老作家”^①；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名赫赫的报人，如果从民国七年（1918年）初受聘担任《皖江日报》总编辑算起，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辞去《新民报》北平版所有职务止，他的报人生涯长达三十年。然而，他无疑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或者对他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他的文学成就，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抹杀他的独特性，生硬地将他划归某一阵营。而作为报人的张恨水，被谈论得就更少，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张恨水在这期间都做了什么，他的鲜活的生命被

^① 老舍《一点点认识》，张占国、魏守中编《张恨水研究资料》，88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历史的尘埃所湮没而不为世人所知。这显然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张恨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闻史上的地位、贡献和价值。

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在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张恨水的位置。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是不讲张恨水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也鲜有张恨水的作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曾有多种现代文学史出版，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等，这些都是根据学者们在大学课堂上的讲义整理成书的，其中讲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形成的左、中、右各个流派，对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现代派、论语派、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各次争论，甚至对于提倡复古的学衡派、甲寅派，都有很充分的评介和讲述，可就是绝口不提张恨水的名字，好像这个作家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样。张友鸾先生曾经感叹，这种做法“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扬子云’这个历史故事”。^①

文学史的写作，背后总是和国家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思潮相联系，并受到史家所遵循的历史观、价值观的支配。因此，二十世纪文学史成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历史，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更进一步演变成为“革命”文学史，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进步的、革命的新文学史观近百年来曾经垄断了文学史的写作，在这里，不仅没有张恨水的容身之地，更容不下非进步、非革命的文学史叙事，作于三十年代、给予张恨水很高评价的范烟桥的《民

①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占国、魏守中编《张恨水研究资料》，97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9月版。

国旧派小说史略》^①，很久以来默默无闻，就是个例子。

张恨水固非革命作家，也不属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阵营。虽然他始终信奉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②的圣训，一生都在追求进步，变法革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阵营都把他当作“封建余孽”和“小市民文艺”的代表，加以批判和打击。然而，张恨水虽有文人的禀赋和气质，但硬要给他戴上一顶“旧”的帽子，却未必合适。他年轻时期也曾有过做“名士”的幻想，可是，生存环境和客观条件并没有提供必要的支持；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对自命风雅、卖弄才情的“名士”习气，特别是“斗方名士”的习气，倒是多了一份警惕。他的写作固然有平民化、市民化的倾向，特别是早期的作品，多以市井生活为背景，但叙事风格和视角又不完全是平民化、市民化的；他也写过不少反映文人或曰知识阶层生活的小说。他一生创作的短篇和中长篇小说在两千万字以上，但他多次表示，小说只是他的副业，而报人才是自己的真正职业。作为报人，张恨水始终坚持不群、不党的民间立场，他的朋友众多，其中不乏左翼人士、当世名流，但经常来往的二三知己则均为寒门士子、布衣书生，无党无派，无权无势。

张恨水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看不到这种复杂性，人为画线，用单一的标准、尺度衡量他，规范他，也就看不到他对二十世纪中

①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原为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东吴大学讲授小说课程时撰写的讲义，约有10万余字，1961年经魏绍昌整理，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1967年3月28日，范烟桥病逝于苏州寓所，终年74岁。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页，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

国文学做出的独特贡献，更难以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过，对于张恨水的认识和评价，数十年来也是有区别、有变化的，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四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至今。每个时期的认识和评价，既和张恨水自身的写作有关，也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意志、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思潮有关。

先说第一时期。这期间，张恨水作为小说家已经为广大城市市民读者所接受，并受到热烈拥戴，其作品流传大江南北，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与此同时，新文学阵营也意识到了张恨水的“重要性”，他们视他为争夺读者的最危险对手。魏绍昌在其所著《我看鸳鸯蝴蝶派》一书中就曾指出：“事实上，在新文学方面写的有关文章中，针对鸳鸯蝴蝶派的对象，早已不是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之辈，而是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徐卓呆之辈。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啼笑姻缘（因）缘》的影响特大，张恨水则成了更大的对象。”^①在此期间，沈雁冰（茅盾）、瞿秋白、钱杏邨（阿英）都写过批评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文章，其中都点了张恨水的名。

瞿秋白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中以揶揄的口吻写道：“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在他看来，以鲁迅为代表的“反动文学”，因为“门第很高”，“和愚民隔离着”，给“旧文艺进攻反动文学”提供了机会，他大声疾呼：“咱们赶快联合旧文艺——从诗古文词直到《啼笑因缘》，直到十八摸五

^① 魏绍昌著《我看鸳鸯蝴蝶派》，42页，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8月版。